



訪 許松勇教授

台大及本院藥學系教授

「是這裡嗎？」

「應該沒錯。」陳的語氣中透著不肯定。古舊、安靜——這是台大醫學院給我們的第一眼印象。

「到了，看——」

一塊長方形木板，過分曝曬和雨淋使得上頭的字有些剝落，但可以清楚地看出寫著「藥學系」。木板後是一幢舊樓，在樓下我們找到許松勇教授。

表明來意，教授向我們大略作了介紹：

「一九六四年大學畢業，扣去一年服役，一年在新竹中學教書，一九六六年赴美，一九七一年畢業，一九七二年起在各大學研

究、教學，一九七九年回來。」

教授表示他的PHD唸的是藥理，畢業後比較偏重神經方面，最後三年在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生理科從事神經生理尖峯研究工作，目前暫教臨床藥學。

接著由筆者首先「發難」，問到為何走上留學這條路，教授說

「當初大家考聯合招生，填志願很多人是盲盲目目的，無非趕時髦，順應時代潮流，很少考慮到自己的客觀條件，同樣地，很多決定留學的人無非也是如此，只要能夠通過留學考試，也不問目的是什麼？先出去再說，就此天南地北留學去。至於我本人，當

時是想到前面還有路，也沒有考慮就業，當時還沒有「下山」的心理，畢業後通過自費留學考試，在那邊申請獎學金就去了。」

「留學考試當如何準備……它的重點……。」

「我們當時自費留學考試只是一種型式，並不難，公費留學考的情形可能競爭比較大，難一點吧！至於自費，只要通過國家考試和美國那邊的托福、GRE……也就可以了。」

「若論及醫藥方面，德、日、美都相當前進，如何來選擇要去的地方呢？」

「這……我覺得都差不多，當初，我也考慮到日本，但因為本身日文不行，也就作罷，我之所以要到美國是因為語言問題，從初中就唸英文，唸了許多年也有一些心得，再就大學裡課本都是英文，看多了也覺得容易應付，到那邊比較能夠很快進入情況，而且美國地方大，機會多，可以大開眼界，這個學校待不下去，還可以到別的學校，不像其他地方，一條死胡同就必須走到底。」

「我們這邊去的學生，程度上會不會比別人差，學習上會不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們這邊去的學生，一般來說，敢出去的大都下過一番功夫，程度上不會比別人差，而且我們學校所教的東西不見得比別人少，只要用心，肯查資料，往往蓋過別人，至於學習上，我們這邊的學生並沒有什麼困難，比較棘手的是經濟問題，往往必須出去打工才能維持。」

談到教學上的比較，許教授說：

「他們那邊教學方法相當靈活，非常注重廣泛文獻、討論，更鼓勵學生發問，一般來說可以分為二大部分：

（一）大學本部的教學——通常老師會根據自己的一套方法，做一種教材，訂成手冊，發給學生，內容非常確實，十分有效，學生對教材的吸收率也相當大，當然，課堂上還是要做筆記，筆記是很重要的，另外再加上一些課外讀物——雜誌等，課程很能跟得上時代。

（二）研究院的教學——指導教授根據最近的雜誌及其他文獻上專家們最新的研究報告，來指導學生思考與從事實驗室的工作。

「留過學和沒有留過學，他們之中的差別在那裏？」

「這個問題必須分開來說：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知識是可以自己學習的，只要是有人，一樣可以靠自己的恒心、毅力求得相當的學識涵養。若要說有什麼不同，大概是有些必須經過特殊訓練才能獲得的知識吧！這些包括了科學觀、人生觀等等，非經過研究院名教授的薰陶，以及名諾貝爾獎得主為學方法的啓示與感召，都很不容易開竅，很不容易靠本人憑空領悟，若有也只是一丁點。」

因為許教授目前教臨床藥學，我們還問他關於醫藥分業的看法。

「醫藥分業往往造成一個情緒問題，姑且不論知識、技術上的成就，光就制度來看，國內許多方面是很落後的。」

美國經過二百年的奮鬥，才有今天的醫藥制度，本來醫藥分業的目的是在提高專業服務品質，提高醫藥品質，保護消費者權益，以免受到低劣專業（醫師、藥師）服務與偽藥劣藥之害，目前我們的經濟建設已到相當水準，這種長足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至於醫藥方面的建設實在刻不容緩。